

DOI:10.3969/j.issn.1007-4074.2012.05.007

# 闽越族早期的族群特征与文化\*

晁成林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闽越族是生活在福建地区的古老民族,其活动的地域除了福建全境外还包括今天的浙南、赣东北和粤东等地区,以闽江流域为中心。作为族称,闽越族形成于商周时期,东周以来,闽地部落和南迁的越裔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福建地域最具代表性的先民——闽越族,族群的文化鼎盛则是出现在秦汉之际建立的闽越国时期。“闽越”一词的发展历经了从“部族”到“地域”再到“国号”的递变。

**关键词:**闽越族;族群特征;文化;征伐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5-0041-08

**作者简介:**晁成林,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宿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十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福建的广袤大地上就已生息繁衍着人类。他们是福建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族“闽”。《闽都记》卷一“福郡建置总叙”曰:“闽,百粤之疆也。黄虞以前,其详不可得闻矣。”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闽族文化开始初具规模,商周以来更是走向了繁荣,成为了华夏以外分庭而立的地域部族之一。《周礼·夏官》载:“七闽荒服,掌于职方。”秦汉以后,闽地部落和南迁的越裔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福建地域最具代表性的先民——闽越族。他们创造了辉煌的闽越国文化,在数次的与汉室的受封并斗争中又不断地走向汉化。

## 一、闽越族的来源

上古时期的东南沿海,生活着一支和华夏殊俗的部落民族。福建境内的人类居住至迟开始于十几万年前<sup>[1]</sup>。因时代的久远,文献载记的缺漏而使我们无法窥其一斑。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晚期的闽侯昙石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贝壳。这些文物器具代表了史前部族文明的物证,初步揭橥了先民们的生活与习性。商周以来,

后世的文献记载又已经溯至了青铜器时代。这样,文献载记和出土器物的证据链就为我们厘清闽越族的前世今生提供了可能。

“闽”和“越”原为两个概念,较早的文献中对它们的使用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大约皆指位于东南地域的部族。“闽”的概念使用稍早于“越”。《山海经·海内南经》曰:“海内东南隅以西者,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鄩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此处“闽”既指整个东南地区,也指生活在该地区的部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闽”不惟福建,乃东南地区的概指。《周礼·夏官司马》记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七闽”之称由此得来,然而这里的概念使用也是宽泛意义上的,即指包括福建在内的东南地区,也指这些地区居住的部族。《周礼·秋官司寇》云:“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傅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又言:“闽隶,百有二十人”,“闽隶掌役畜养鸟而阜蕃教抚之”。周王朝不仅明确闽为东南区域的异族王国,还对其地派出的“国使”和“闽

\* 收稿日期:2012-06-18

隶”加以慰抚,以此来威服华宇。

“越”之称谓,最早可追溯到夏朝。有文献记载表明,夏朝的众多属国中就有位于东南方的“越国”。然而,其后的发展却是一直默默无闻。由于历史文献载记的语焉不详,我们无法加以详述。现有文献的记录中“越”稍晚于“闽”,意指东南沿海的诸多部族。《说文·戊部》曰:“戊,斧也。”一种石制的斧头工具。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则写为“钺”。甲骨文中的“戊不其来”、“戊不其获羌”<sup>[2](P278)</sup>等文字可视为对越人的较早记载。此时的“戊”与“越”相通。现代学者亦较多认为“越”即来源于甲骨文中的“戊”,意指使用“戊”之石器与武器的东南沿海的诸多部族。蒙文通《越史遗考》云:“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用为族名,泛指古东南沿海之民族。”若以此相推,我们可以大略这样描述:商周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生活的原始居民,他们在虞夏时代就已建立过越王国。以后的发展中虽然一度很长时间没有声息,但作为国名的“越”却毫无异议地成为了这一地区的称呼。当地迥异于中原的风俗和习惯又使得他们得到了“闽”这个部族的别称。无论是从国名还是族名的角度,“越”和“闽”都是一个泛称,一个东南地区的代称。

春秋以后,周王室的分封加快了步伐,分封的疆域也愈加扩大,恩泽遍及九州大地。随着对南方各民族认识的深化,周王室开始了对这些地区以泛称和确指两种称呼的指叫方式。他们将长江以南和沿海之滨的广袤地区以“百越”概称,又以具体的方位和族别的不同分别称为“东越”、“闽越”、“南越”、“西瓯”、“东瓯”、“骆越”、“扬越”等。“百越”和“扬越”都是泛称,前者泛指东南沿海以及南方的广大地区,后者惟指东南沿海的古扬州辖域。《吕氏春秋·恃君》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罗、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不仅指出“百越”的分布极广,而且道出了这些部族的散乱生活状况。《尔雅·释地》曰:“扬,越也。”《尚书·禹贡》:“淮、海维扬州。”《周礼·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吕氏春秋·有始》亦云:“东南为扬州,越也。”此处的“越”则是一个泛指,是东南地区部族的统称。春秋以后,则以“扬越”来泛指古扬州辖域内的越人了。

《汉书·地理志》云:“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颜师古注“臣赞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

“粤”与“越”古代通用,意谓今天的南方大部分地区在古时皆为越地。包括今天的广西以东,绍兴以南的广大地区。秦汉之际,“百越”的泛称由此得来。

和“闽”、“越”概念大约同时出现的还有“蛮”。《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容斋随笔》卷五:“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史记·吴太伯世家》索引曰:“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上古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蛮”来称谓华夏之外的四方时,“闽”和“蛮”同义,指东南及南方的部族。她可细分为吴、越、楚、蜀、闽等诸侯国的地域范围。因而《说文》云:“蛮,南蛮也。”今天的闽江上游的闽北地区的方音中“闽”与“蛮”同读“main”,抑或是上古时期两者概念混同的一个特例吧。后世的文献中又有了将之与其他部族合称的叫法,诸如东部和南部民族的合称“蛮夷”,南部民族和西部民族的合称“蛮荆”等。“蛮夷”之称如: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迓,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尚书·虞书·舜典》)

秋,楚共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春秋左传·襄公》)

“蛮荆”之称如: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嘒嘒,嘒嘒焯焯,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犴狁,蛮荆来威。(《诗经·小雅·采芣》)

此则先忧百姓,次用臣以征伐为後。而小雅与之反,以蛮荆獯豸南北交侵,急须出兵,以匡中国,故先《六月》、《采芣》也。(唐孔颖达《毛诗正义》)

春秋以前,“闽”、“越”、“粤”、“蛮”等概念则都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指称,即指位于祖国东南方以及南方大部地区生活的民族。那么,位于这一区域的福建境内的闽越族是如何形成的呢?

早在旧时期时代,八闽大地就生活着古老的本地先民。他们应是早期东南“闽”族部落中的一支。

这些早期的福建境内的原住民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一直生息繁衍在闽南沿海的低山丘陵地带和闽中大谷地等地区。近年的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旧时期时代的文化遗址,如闽西北清流县的狐狸洞、武夷山的虎山庙和闽南东山县海域、闽东的宁德霍童等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就更多了,如大型的文化遗址“昙石山文化”。这些考古的发现,不但为我们揭示了福建上古时代的社会风貌,还为我们进一步探寻古闽越族的形成与发展的轨迹提供了裨益。

虞夏时期曾经存在的越国,是一个位于东南方的部族王国。其鲜明的异域特色和族群的传统使得这支部族长期地生活在东南这片区域,但其后的发展却一直不显,域内以地理空间的不同经历过长时间的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在近2000多年的民族衍化中,越族或闽族的共通性日益被弱化,而结合着地缘传统的部族文化日益得以彰显,这时候的“越”与“闽”,逐渐从早期的泛型概念过渡到带有狭义地域指向性的族称。这样,闽与越的结合而形成闽越族就成为了可能。

作为东南地区的上古民族,无论是“越”还是“闽”,其生活的年代都很久远。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可以证实,东南地区的越族文化的繁荣至迟可以肯定在商周时期。春秋初期,东南沿海的越人部落中的一支于越部分经过征战逐渐统一了该地区,在浙江绍兴建立了一个较为强大的越国。虽然越国长期的偏于东南一隅,但是已有先进的铁器制造与农业生产作为后盾,越国很快加入了春秋各诸侯争霸的战争序列。特别是在与邻近富庶的吴国的长期拉锯战中,终于一举击溃对手,成为了春秋时期为数不多的强国之一。越族的文化也达到了鼎盛时期。连年的北征,使称雄后的越国逐渐走向了衰落。战国晚期,越国传至无疆时,已是内忧外患,楚国抓住时机,于公元前306年灭掉了越国,置江东郡,尽吞其地。

越国被灭后,楚国为了巩固那里的统治,采取了“虚其地”的分散治理的手段。大部分的居民被徙迁异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齐王使人说之以伐齐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楚。楚人大败之,乘胜尽取吴故地,东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朝服于楚。”于越部的贵族后裔不甘被楚国长期的役迫,纷纷南迁寻求休养生息的机会。其中一部分的于越贵族到达了浙南的温州瓯江流域地区,成为后来的“瓯

越”。另有大部分的于越贵族后裔到达了浙西南的衢州地区,并越过武夷山的关隘峡口进入了闽北建溪流域,其中有些于越后裔还顺流而下到达闽江的下游地区,向南和向西逆流而上到达沙溪和富屯溪流域。南上的于越人给福建境内的“闽”族带来了先进的制造工具和种植农业的技术。他们的到来逐渐改变了原先的土著民族的传统作业方式,使闽地的先民从原来单一的以江溪、近海的渔业捕捞和山林中的兽类捕猎为主的作业方式日益向种植和制造业等多种方式过渡。如新石器早期的闽侯溪头遗存,仅有的发现只有丰富的蚬和蛤蜊等贝类化石,还有野猪、赤鹿等野生动物的骨骼化石,这说明了福建境内早期的劳作主要以捕捞和狩猎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中除了发现大量的贝壳和石器,也有釜类的陶器和家猪的遗骸,可见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已经起步,如大帽山遗址。青铜时期的闽地大约相当于两周时期,铁器时代相当于闽地的东周后期秦汉之际。从福建境内已发现的这个时期的遗址来看,闽江流域的闽清后门寨遗存和闽北崇安城村古城遗址便是这两个时期的代表。前者出土的铜斧铜铤和后者出土的铁犁铁锄等农业生产工具都足以表明,至迟到秦汉时期,南上的于越后裔和福建境内的土著一起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地域指向性的民族——闽越族,成为了福建地区早期民族的专有指称。于越部落后裔的南迁可以看成是外来文化融入本土的第一次大规模浸染。在融汇中,闽越族不仅形成,而且创造了璀璨的文化,使闽地在秦汉之际进入了农业生产的时代。

“闽越”一词在文献中的出现相对来说较晚。《史记》的记载最早,既指族名,亦有国名之意。“闽越”一词指族名的有: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史记·孝文本纪》)

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史记·南越列传》)

“闽越”一词指国名的有: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闲萧然烦费矣。正义:

南越及闽越。南越,今广州南海也。闽越,今建州建安也。《史记·平准书》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史记·吴王濞列传》

建元中,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蚡。蚡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史记·韩长孺列传》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清楚地知道“闽越”一词的意义经历了由族名到国名的过渡。东周以来,作为南迁的于越贵族后裔和闽地的闽族土著融合后形成的闽越族开始了福建地区的生息繁衍的历程。对闽越一词的意义演变,《史记·东越列传》一书有段详细的记载: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骆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先秦时期,闽越族形成以后,南迁的越国贵族后裔逐渐仿制越国的政权组织架构建立起了闽越国的政权,其规模相当于春秋末期的诸侯国。秦并天下后,分全国为 36 郡,闽越国遂被废为闽中郡。这是福建地区划入华夏行政版图最早的文献记录。然考裴骃集解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列的天下 36 郡中并无闽中郡一说,只有相邻的会稽郡。以司马迁笃实的史家精神而言,闽中郡的记载当不会是无稽之笔,惟一的解释就是闽中郡的设立当不在此时,或在分 36 郡之前<sup>[3]</sup>(P534),抑或在之后。<sup>[4]</sup>(P461)缘何闽中郡的设立会游离于其他郡县的行政区划之外?这恐怕说明秦朝对福建地区的行政区划只是徒有虚名,二者之间并未形成真正的所

属关系。闽越人自己的政权依然存在,秦朝并没有向闽越地区派出任官,秦朝承认这种表面上的归属实有自己的难言之隐,明代邱濬道出了其中的原委:“闽越今福建地,其入职方已久,非复汉时旧矣,然刘安所言南方湿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与夫兵至则潜藏,兵退则复聚,持久则士卒疲倦,民苦兵事。”<sup>[5]</sup>(P713-755)秦汉之际,闽越国的国王传至第七代的无诸时,无诸和摇等因不满自己的王位被降爵而率领闽越人起来反秦,后又在楚汉战争中助汉攘楚。汉高帝五年(公元前 202 年),无诸因功被汉室正式册封为闽越王,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这时期的闽越国是汉室的真正属地,不仅王、侯等爵位悉数沿旧,闽越国和汉室的关系一度十分亲善,两地的交流甚繁。《西京杂记》卷四云:“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然后数世,闽越国多次谋反,元封元年冬(公元前 110 年),汉军入东越,闽越国遂灭。后又因“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闲。东越地遂虚。”至此,闽越作为国名已不复存在。作为东南民族之称的闽越也渐渐在汉末以后伴随着汉人的逐步涉入而走向了融合。

## 二、闽越族群的征伐和闽越国的文化

### (一)对闽越族群的几次征伐

如果单从族名的角度来看,闽越族的形成大约是商周以后的事。但是每一个民族的形成都有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如若我们将虞夏之初分封的越国看做是闽越族的起始的话,其间在经历了《周礼》上记载的“七闽”时代以后,终于在春秋末年形成了百越中的一支——闽越族。其后,闽越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闽越”一词由族名开始变成了国号。秦朝降闽越王国为闽中郡,汉朝复立闽越国。后因其屡反朝廷,终被汉室国除。“闽越”一词无论是族名还是国号都已不复存在,闽越民族创造的辉煌文化开始不断的被汉化,直至唐代,这一汉化的过程才基本完成。从虞夏之初的越国到汉代闽越国的终结,闽越族的发展演变中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虞夏之初的越国时期;闽越族形成时期;秦汉之际的闽越国时期;汉代闽越国的复国与国除时期。每个时期闽越族都经历了和中原王朝以及周

边部族的数次征伐。无论是主动地去侵略别族,还是被动地抵御汉族,这些军事上的交锋都使闽越族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地接受着汉族的文化。最终使得闽越文化融于汉文化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福建地区的汉文化。

闽越族形成之前的两个时期即前闽越时期,包括虞夏时期分封的越国时期和春秋以来的闽越族形成时期,是闽越族形成之前的族群发展演变的历史。不同的是,虞夏时期建国的于越一族在此后的二十余世中均不显,直至春秋允常时代的越国才为世人所识。《史记·越世家》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载: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

张守节正义注引《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鬻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谿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又引贺循《会稽记》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

春秋以来,先后经过和吴国、楚国的称雄之战后,传至无疆时期的越国最终在公元前306年被楚灭掉。部分南迁的于越后裔最终融合了福建境内的土著民族形成了闽越族,并很快仿制越国的架构建立起了体系完备的闽越国政权。秦朝一统天下后废闽越国为闽中郡,激起了闽越族的反抗,这是史籍明确记载闽越人的第一次颠反朝廷。秦朝被推翻后,闽越首领无诸和摇又率众在楚汉战争助襄刘邦,成为汉朝缔建的功臣,汉室正式册封二人为闽越国的国王。《史记·东越列传》曰:

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因功受封领爵后的闽越国和汉庭的关系一度十分和睦,后数世间无覆反。汉孝景三年吴王刘濞反汉后极力拉拢闽越附随,只有东瓯附逆作乱。然汉室对东瓯采取的是恩威并施,以致东瓯终于临阵

倒戈,杀吴王濞而获功。吴王子子驹脱逃至闽越后极力撺掇闽越攻打东瓯,以报杀其父之仇。建元三年,闽越王郢发兵围攻东瓯,掀起了闽越内部的相残之争。东瓯王建一面率众抗御,一面急告天子求援。武帝派中大夫庄助发兵浮海后,闽越退兵。得此虚惊的东瓯为免再受讨扰,奏请徙迁中原,东瓯之地尽为闽越据有。

闽越国攻打东瓯虽未成行,但实际上却是占据了其地,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东南地区的强国。建元六年,闽越王郢乘势攻打南越。当汉庭的两路大军压境之时,郢之弟余善与其他宗族议杀郢来退敌。朝廷表其功,立未参与谋反的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立杀郢有功并“威行于国”的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汉室虽采用了一国二王的分治方法,闽越国的余善成为实际的掌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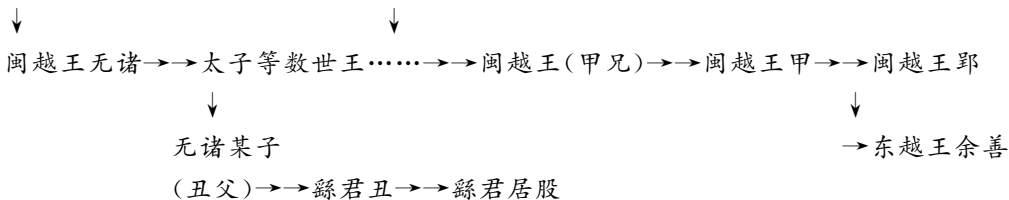
本来就野心勃勃的余善,藉元鼎五年的南越王吕嘉叛乱之机,再次揭竿而起。不同的是,余善采用表面上的主动请战平叛来麻痹汉军,暗中却勾结南越对抗朝廷。楼船将军杨仆洞窥其意后报请天子希望攻打东越,汉武帝以兵乏为由,暂令其部待命于豫章梅岭。直至余善刻玺自立后,“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sup>[6](P2275)]</sup>大敌压境的态势使闽越内部再次发生哗变。前越衍侯吴阳在汉室的授意下,率先领七百闽越人起义。后又联合建成侯敖和繇王居股等计杀余善,平息了闽越国的大叛乱。汉庭在对各个有功闽越贵族加官封爵后,断然采取了“虚其地”措施,以防闽越的作乱。《史记·东越王列传》云:“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闲。东越地遂虚。”

## (二) 闽越国时期的文化

闽越族的形成是伴随着闽越国政权的始终而存在的一个漫长过程,有文献记载的闽越国的历史则是从汉高祖刘邦五年封无诸为闽越王开始,至汉武帝元封元年闽越王余善被杀,闽越国被国除,共历数世92年。其间被封为王的还有甲、郢、繇君丑、居股等人。关于闽越国存在92年间的王位传承和世系问题,历来的文献材料则都语焉不详。同为百越之一的南越政权,其帝系传承清晰明了,司马迁记为“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sup>[7](P2272)]</sup>而对于闽越国的世系传承则绝而不提。究其原委,大概有两点因素可以说明:一是无诸之后的历代闽越王已逐渐疏远了和朝廷的关系,沦为

名义上的藩属。《汉书·严助传》载：“闽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戇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这种长期的不供奉使闽越和汉庭的联系被阻断，中央对闽越国的情况便知之甚少；二是闽越国内部王位继承的状况非常复杂，王位更迭

(后数世闽越王) (或郢父或郢兄)



杨先生一反众家“闽越国世系三代说”而力主“数世说”，这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揭示了闽越国内部世系的复杂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淮南王刘安曾上书朝廷云：“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sup>[8(P2782)]</sup>由此可知在郢之前至少还有两个闽越王，一个是甲之兄，一个是甲。至于甲究竟是郢父还是郢兄，文献载记不详而不敢妄断。以淮南王对闽越的熟悉程度来看，此事绝非虚妄之言，故将二人一并附于上述的世系图之上。

史载闽越国的时期是起于公元前 202 年，终于公元前 110 年的共计 92 年间的这段历史，闽越国的文化也在这 92 年间达到辉煌。然而闽越文化的形成是一个自旧石器时代就已开始至唐末才定型的动态过程，其间因不断的融合中原文化而逐步走向成熟。

《尚书序》云：“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闽越之地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而风俗殊异。《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蛇种。从蛇，门声。”《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闽越和于越一样，都是东南蛇崇拜的民族。《太平御览》“州郡郊”云：“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福建地区湿热的地貌和山林河溪的遍布使得蛇类极多。他们由对蛇的害怕逐渐而生敬畏，形成了特殊的蛇崇拜的习俗。不仅闽越人的关于蛇的传说和民间故事颇多，就连流传下来的关于蛇的风俗亦多姿多彩。如闽北樟湖镇的蛇王节习俗和福建女性的蛇形发饰偏爱。

早期的闽越人居住在江河之滨，衣食来源靠的是采摘山果和狩猎捕鱼。福建境内的高山与河流

过于频繁，世系传承的确切资料便难以一一坐实。闽越人有好斗的习俗，数次的反叛战争中又多次发生弑上僭乱的恶习。在朝廷档案缺漏的情况下，司马迁亦无法给出精确的闽越国世系。今人杨琮《闽越国世系考》绘出了大致的闽越国王位的传承情况图，现摘录如下：

为闽越人提供了天然的生活条件。他们以石室为家，以群鹿为伴，以果树为邻，以江河为友。这些靠天讨要生活的先民们死后，其亲属使用他们日常习用的独木舟做成船棺，并高悬在崖壁上，形成独特的悬棺葬习俗。后世的道家便将这一葬俗与升仙联系起来。萧子开的《建安记》和《太平寰宇记》均对此作了记录：

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有石壁峭拔五百仞于烟岚之中。其石间有木，碓砮簸箕笊竹箸什器等物，靡不有之。顾野王谓之地仙之宅。半岩有悬棺数千。（《建安记》）

闾干山，南与武夷山相对，半岩有石室，可容六千人。岩口有木闾干，飞阁栈道，远望，石室中隐隐有床帐、案几之属。岩石间悉生古柏，悬棺仙葬多类武夷。云是仙人葬骨。（《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一“建阳县”条）

闽越人居住的地方多以河流的冲积地带和近海的平地为栖息地。早期的先民主要分布在福建境内的闽江流域、汀江流域、九龙江流域、晋江流域和近海的低洼丘陵地区。长期的渔猎生活使他们习练了江河近海的风浪侵袭。他们不仅水性极好，且擅长舟楫的制造与使用。《越绝书》卷十云：“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逸周书·土会解》载：“东越海蛤，瓠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姊妹珍，且瓠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单龟。”《汉书·严助传》曰：“越，方外之地，鬻发纹身之民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唐语林》卷八“补遗”云：“蜀之三峡，陕之三门，闽越之恶溪，

南康赣石,皆绝险之处,自有本土人为工。”这也是汉末以后,闽越旧地逐渐成为东吴的后方造船基地的原因。汉人的入闽,使闽越人汉化的脚步进一步加快。而这一习俗却被很好地保存在了后世的福建胥民的生活中。

早期的闽越人生产力低下,生活极端艰苦,常处于温饱不及的状态。《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虽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皆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这种生产状态下的闽越人认识世界的的能力自然极为有限,他们对支配自然界运行的内在规律缺乏足够的理解,于是对超自然力量的代表——鬼神的崇拜应运而生。闽越人的文化落后于华夏大地,因而其鬼神崇拜特别盛行。《史记·封禅书》云:“是时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立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汉书·地理志》云:“江南地广,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故皆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原本信鬼是华夏民族早期的共同习俗,“惟闽人佞鬼,想入非非,有出寻常意料之外者,其种种动作,皆是令人绝倒”(近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闽人信鬼风俗记》)。巫风的盛行,使闽越民族的文化更加乖异于华夏文明,后世的文家皆以闽地来结撰奇异之事,如《搜神记》中的一些奇诡之事的发源地标为闽;或将闽地作为蛮荒的符号来频频指代。如“闽越衣文蛇,胡马愿度燕。风土安所习,由来有固然”<sup>[9](P394)</sup>。

闽越族特殊风俗的形成是一个族群发展演变中的累世积淀的过程。虽然族群的名称有“七闽”、“闽”、“越”、“粤”、“闽越”、“东越”、“南越”(南越曾一度为闽越统治)等之别,但就其族群的生活地域来看,基本上覆盖了福建的全境,有时还外延到与之接壤的浙粤赣三省边界地区。福建地区因西北部耸立的武夷山阻断了和中原的交通,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相对闭塞的族群生存环境。整个境内山峦林立的地表状况也使闽地土著的先民们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然而正是福建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积淀了闽越族人的独特文化品格,表现出了和中原地区大相径庭的习俗,如蛇崇拜、悬棺葬、船形棺、食生蚝、习用舟楫、好斗、纹身断发、巫风盛行等。从

这个族群在特定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息繁衍之初,闽越族的族群传统便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的浸染,至唐代终于完全融入了汉族的文化,成为了具有闽越遗韵风貌的东南地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

闽越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对福建地区早期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孕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福建早期的歌舞表现的是闽越人祭祀祖先的主题,歌舞的扮相中的头饰亦是蛇之造型。蔡湘江《闽南〈拍胸舞〉探源》云:“将一条红布与稻草混合编在一起,于前头绞出一条长长的、向上、向前翘起,似蛇头一样的尖顶,且又必使所杂入的红布条恰好在蛇头中间露出,似蛇之吐信,其蛇形状更趋逼真。”<sup>[10]</sup>这既体现了闽越人信祠巫鬼之风,也是他们蛇崇拜的遗俗。早期福建地区俗文学的生成也受着闽越文化的影响。如歌谣中体现闽越人习水斗龙舟的《乐游曲》:“龙舟摇曳东复东,采莲湖上红更红。波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西湖南湖斗彩舟,青蒲紫蓼满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长奉君王万岁游。”<sup>[11](P10164)</sup>此外,还有诸如体现闽越人信奉巫术的科仪传说、蛇崇拜的民间故事等。这些早期形态各异的艺术种类,在闽越文化的土壤中得以破土发芽,茁壮成长,共同构成了闽文学孕育的生态环境。

公元前110年闽越国的国除使延续了几百年辉煌的闽越文化走向了衰落。西汉以后,闽越地区的人口被大量徙迁江淮,只有少数土著因躲进山林而得以留了下来。《宋书·志》载:“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这是闽越国除后的闽地首次置县,具体的设置时间未载。《太平御览》引《吴地记》云:“昭帝始元二年,以东瓯地为回浦县。”明王应山《闽大记》卷二引《闽记》云:“汉孝昭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闽越遗民自立冶县,属会稽南部都尉。”东瓯和闽越故地都是被徙迁江淮的闽越族人的原居住地区,二者的置县时间当为同时。由此可知冶县置于闽越国除25年后的始元二年(前85年)。汉末开始,陆续有汉人因各种原因不断的南迁入闽,他们和当地的闽越后裔一起生活,共同使这一地区逐步走向汉化。然而,从闽越国的亡国到唐代的七百多年间,闽越文化因人口的稀少而几乎停滞不前,闽越后裔和入闽的汉人之间的融合也是极其缓慢的。闽越人的反汉仍时有发生,即便是国除后仅两百年的东吴时期,闽越人反乱的次数即达六次之多。若从秦末无诸等人的率众北上算起,至唐总章

二年(公元669年)的漳州“蛮獠啸乱”,闽越人的反乱多至20余次。这也是当初西汉中央政府为何要下定决心将闽越人迁至内地的缘故。

#### 参考文献:

- [1] 三明万寿岩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J]. 福建文博, 2002(2).
- [2] 朱俊明. 古越族起源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M]//百越民族史论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3] 王国维. 观堂集林·秦郡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4] [唐]房玄龄. 晋书·地理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5] [明]邱濬. 大学衍义补[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6] [汉]司马迁. 史记·东越王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7] [汉]司马迁. 史记·南越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8] [汉]班固. 汉书·严助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9] 丁福保.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0] 蔡湘江. 闽南《拍胸舞》探源[J]. 舞蹈, 1996(3).
- [11] [清]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责任编辑:陈伟)

## On the Early Features and Culture of Minyue Ethnic Group

CHAO Cheng-l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Minyue Ethnic Group is an ancient ethnic group living mainly in Fujian Province. Centering on Minjiang River basin, their range of activities also covers areas of southern Zhejiang Province, northeastern Jiangxi Province and ea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today. As an ethnic group, it is formed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since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it has mixed with the south-moving Yue descendants, forming the Minyue Ethnic Group,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cestors in Fujian Province. The most splendid culture of Minyue Ethnic Group is in the Minyue Kingdom period set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the word Minyue has developed from tribe to region and to title of a reign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yue Ethnic Group; ethnic features; culture; siege